

吴清源

天才的棋谱

蜀蓉棋艺出版社



吴清源 天才的棋谱

吴清源 著
田川五郎
廖八鸣 译

蜀蓉棋藝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肇世
封面设计：陈克刚

吴清源——天才的棋谱

吴清源 著 廖八鸣 译
田川五郎

四川省新华书店出版

成都青龙巷9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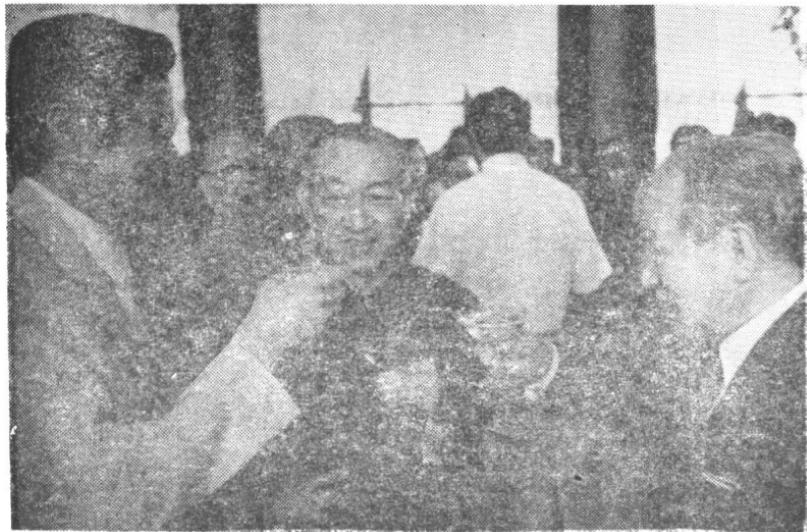
6印张 2插页 123千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统一书号：7457·34

定价：1.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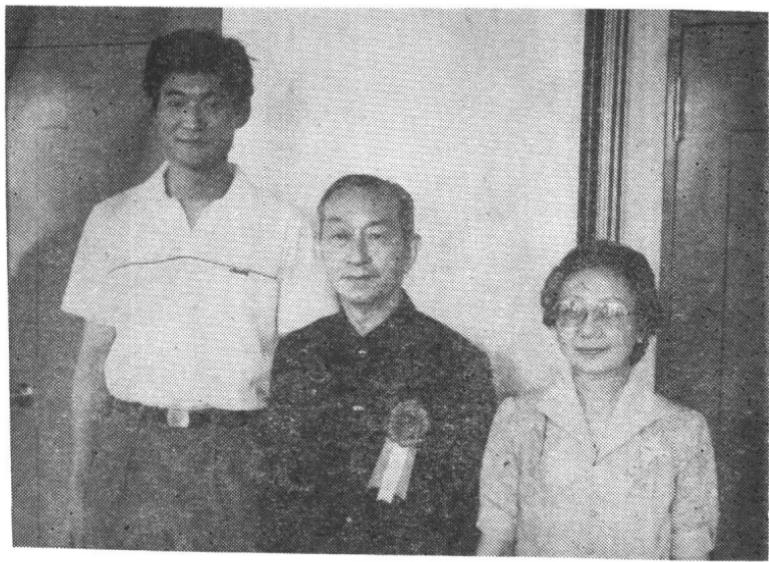
吴清源九段和国家体委主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李梦华在长城合影。《围棋天地》供稿



吴清源九段(中)、陈祖德九段(左)、桥本宇太郎九段(右)
在中日友好围棋会馆开馆仪式上。刘世昭 摄



吴清源九段（右二）与中顾委委员、中国围棋协会顾问金明（左二）、聂卫平九段（左一）等在一起切磋棋艺。《围棋天地》供稿



吴清源九段夫妇与本书译者廖八鸣（左一）在中日友好围棋会馆合影。刘世昭 摄

目 录

第一部 我的世界

年近古稀	(3)
兄弟情	(6)
福州的名门	(9)
背书	(12)
父亲的启蒙	(15)
梅兰芳	(18)
段祺瑞	(21)
自学	(24)
围棋的起源	(27)
邀请到日本	(31)
日本的印象	(34)
第一手下在天元	(37)
劲敌木谷实	(40)
新布局	(43)
加入日本籍	(47)
神的启示	(50)
红卍道的教义	(53)
战时到中国	(56)
战争时期的生活	(59)
信仰结婚	(62)
玺光尊秘话	(65)
鼓声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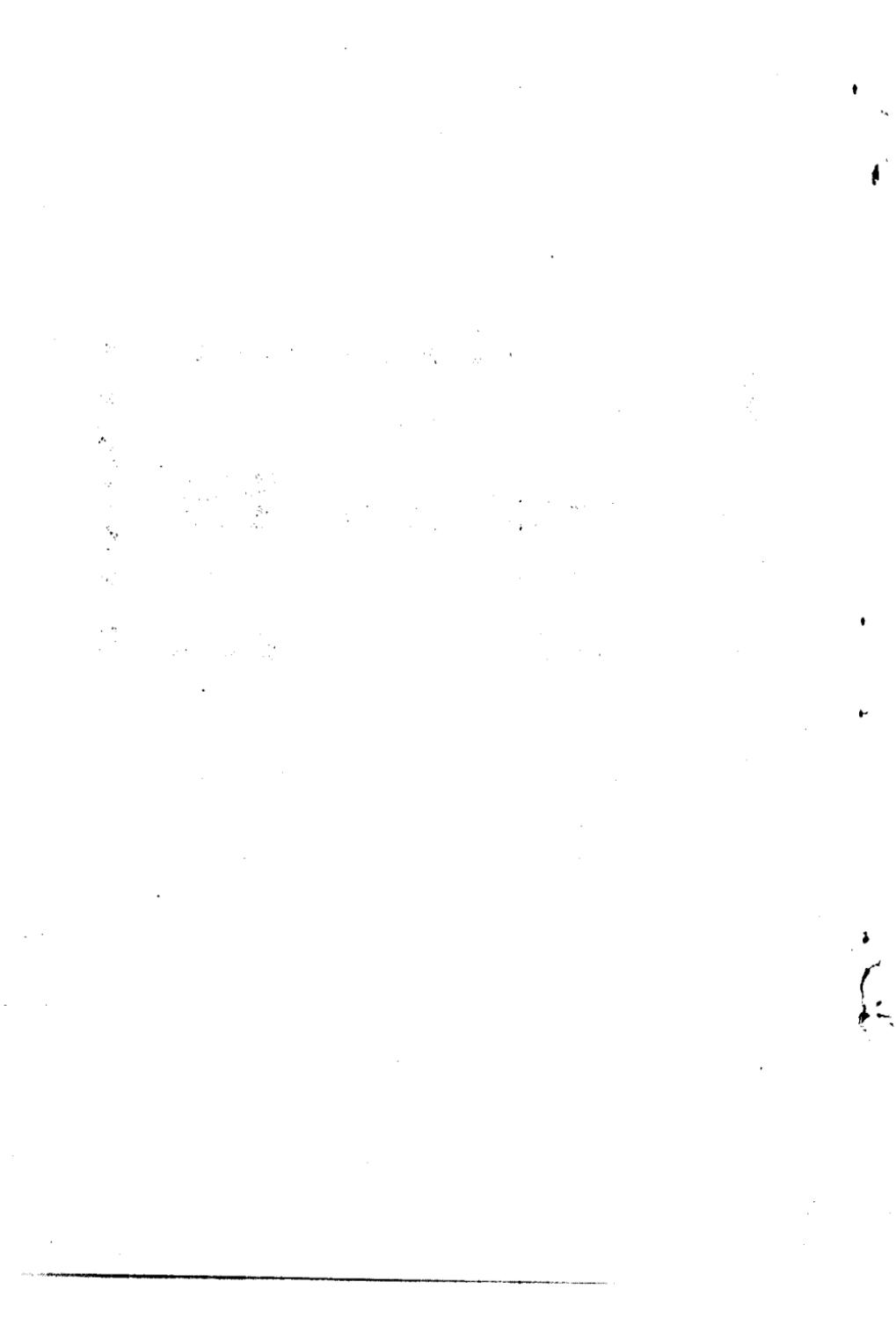
林海峰	(71)
专业棋手的棋	(74)
规则仅需四条	(77)
不幸的事故	(80)

第二部 自选十局

第一局 天才诞生	(85)
第二局 三三·天元局	(92)
第三局 镰仓决战(升降十番棋第一局)	(104)
第四局 不死鸟(第一次升降十番棋第二局)	(115)
第五局 罕有的裁决(升降十番棋第一局)	(126)
第六局 世纪的决战(第二次升降十番棋第一局)	(134)
第七局 天才之间(升降十番棋第八局)	(145)
第八局 规则问题(第五次吴、高川三番棋第二局)	(154)
第九局 戏剧性的一局(第一期名人战循环赛)	(167)
第十局 师徒对局(第三期名人战循环赛)	(179)



第一部 我的世界



年近古稀

田川：我曾经看过一部有名日中合拍影片《一盘未下完的棋》。讲的是，战前一位中国天才少年被日本棋手看中后，随他来到东京学习围棋，后来坐上了职业棋手的第一把交椅。围绕这个主题，影片描写了日中两国棋手心灵的交流。这部影片似乎有一部分是以吴先生为原型。

吴：是啊，影片拍成之前，我看过了剧本。剧本中有类似我和濑越先生（濑越宪作，围棋九段）的人物出场。不过影片中我年轻夭折，妻子神经错乱等等，都并非完全取材于真事。

这部影片海外也在上映。一位台湾的警察局长看后，以为我已死了。最近，他到东京时无意中与我相遇，见我还健在，非常高兴，还和我拥抱了呢（笑）。

田川：据说先生是在昭和三年（1928）十四岁时从中国来到日本的。从那时起，已有五十五年的光阴过去了。明年（昭和五十九年，1984），先生将年届古稀，在此回首往事，不知心中有何感想？

吴：时间似乎很长，又似乎很短……。在这期间，我身边曾发生过各种事情，世界局势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时间过去后，现在再往回看，又觉得很短了。

田川：近来先生每天是怎样生活的呢？

吴：因为心脏不太好，每周上一次医院。医生说，不要太操劳，睡眠要充分。重要的是要适当运动一下。好在我在

公寓大楼里有两套房子：一套在一楼，是会客室兼事务所，另一套在四楼，做为住房。每天吃饭、洗澡，要上下五、六次，因为没有电梯，从楼梯上上下下，这也是很好的运动了。

田川：先生现在穿着日本少见的中国“中山服”似的服装，您是否总是穿这身衣服呢？

吴：是的。不过，这与“中山服”可不一样。过去不是有种服装叫做“国民服”吗？国民服两边有兜，式样呆板，领口很紧，我把它随意地改造了一下，穿起来要舒服一些。

比赛时基本上都是穿和服，但和服在出门时很不方便。至于西服，打领带很麻烦，而且去掉领带后，这里（指喉头）一敞开，我就要感冒。

而我这种衣服，只需准备一套常便服和一套黑礼服，那么不管婚礼也好、葬礼也好，我都能参加，方便得很哩（笑）。

田川：先生最近完全退出公开比赛了吧？

吴：是啊，不参加比赛已有十年了。虽然现在还看看报纸、杂志上刊登的棋，但光看是不行的。毕竟不参加比赛就想不出什么新手、新趋向之类。可是比赛对心脏也最有害处，每到胜负关头，精神一兴奋，血压就上升五十左右。木谷先生（木谷实，九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把身体搞垮了。因此，我现在不大研究围棋了，只给杂志出点死活题，每月还去取名“清峰会”*的业余棋会指导一次。

田川：电视上经常有快棋比赛，先生是否收看？

吴：有时看看。不过，家里电视频道的选择权掌握在孩子们手中……（笑）。

田川：您平时和孩子们下棋吗？他们都下得很好吧？

吴：不大下。我曾送小女去四谷的木谷道场学棋。在学

生时代，她曾达到了业余初段，但因起步太晚，本人又不十分感兴趣，最后就没继续学下来了。

她下面的那个小子对他老子干的什么事都反感（笑）。你教他下围棋，他就拼命下将棋、打麻将、净唱对台戏。

这小子，我也曾把他带到木谷道场去过，但他却在哪里胡下一通，尤其爱捣鼓死棋，你告诉他，那里已经不行了，他偏不听，说什么不下到最后怎么知道。可是，就在这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时候，对方稍一疏忽，他的棋又活了。

木谷先生说：“这孩子倔劲强，最有希望。”但后来他还当了个职员。大儿子也搞的是音乐。

田川：您从未打算过让孩子们继承您的事业吗？

吴：现在因为重大比赛的奖金高还行，可过去光靠下棋为生是很不容易的，哪怕象我这样的高级棋手生活也没有保障。再说，棋下得好，不一定人品就好。下围棋，到我这一代就足够了。

* 清峰会 吴清源和林海峰的后援会。1969年，富士通的池田敏雄专务等人发起成立，现有会员约五十人，会长是东洋笔会会长永畠丰次郎。一月四次于星期五聚会，同时研讨棋艺。

兄 弟 情

田川：刚才谈论了先生的子女，现在我想了解一下先生兄弟的情况。听说先生有两位兄长，分别住在美国和中国。据说你们小时候曾在北京一块学棋，不知他俩水平如何？

吴：大哥（吴浣）下得好些。昭和三年（1928）和我一同来到日本，先后在早稻田和明治大学读书，作为围棋部的主将，在大学联赛中经常获得优胜，大致有业余七段的棋力吧。

大学毕业后，他当了伪满州国政府的官员，在南京大使馆等处供职。战败后他逃到台湾。昭和二十四年（1949），蒋介石总统的国民政府被毛泽东主席从大陆赶了出来，也来到台湾。

因为他是伪满州国的官员，不能担任公职，所以有时在朋友的公司里帮忙，有时受亲友供养，同时也一直为台湾围棋界做些事。三、四年前他到了美国，和他儿子一起生活。

田川：这么说来，在中国的就是您二哥了吧！

吴：对。他在天津的南开大学任教授。英语很好，但围棋不行，我要让他七子。我这二哥（吴炎）从小就非常爱好学问，既用功又热情。

日本发生“二·二六”事件那年（昭和十一年，1936）他来过一下日本，中日开战前又回国从军，听说是在各地同日军游击作战。战争结束时，他在河南省的内地，因为会些日语就参加了同日军司令官的投降谈判。他感慨地说：“日

本军队在战败后还不混乱。”

田川：他加入的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

吴：司令官倒是国民党人，但那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双方军队在一起作战。二哥在那支部队当秘书长。

战后，国共关系恶化，重庆的国民政府下达了“讨伐中共”的命令。二哥他们几个干部私下商量，决定停止内战。那时他们驻在以“邯郸之梦”闻名的河北省邯郸。后来，内部有人告密，他们遭到逮捕，脚上戴上铁镣，被扔进山洞，随时都有被枪毙的危险。

毛泽东主席的革命政权建立后，他终于获释。可是，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定为“反动分子”，红卫兵给他戴高帽、把他吊起来……。我这二哥，在我们兄弟中受苦最多。不过现在他生活得很幸福。据他说他今年（1983）秋天本想到美国的大哥那里去，但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去成。

田川：先生的两位兄长由于战争而命运各异。现在你们兄弟三人分居在美国、中国和日本，您不感孤独吗？

吴：这就好象是日美中三国友好的象征吧（笑）。此外，我还有三个妹妹：两个在台湾，一个在上海。尽管大家都分居在各地，但不断有书信来往，也就不孤独了。

三年前天津的二哥来到日本，分离四十四年后再次重逢。彼此都为对方经历战火后平安无事感到欣慰，但由于双方立场不一致，没谈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大哥最近也来日本了，不久后应北京棋院的邀请访问了中国。台湾的两个妹妹也于今年秋天来过东京。只有上海的妹妹自昭和十七年（1942年）以来还未见一面。不过，她时常来信。

田川：战后吴先生还未回过中国，是否有今后访问中国

的计划呢？

吴：现在还没有。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做长途旅行。

昭和三十五年（1960年）濑越先生（九段）为团长的围棋代表团访华时，陈毅将军（原副总理）曾传言：“吴清源如来中国，任何时候都欢迎。”已故周恩来总理也很关心此事。但是，如去访问必然到各地参观，身体吃不消。

福州的名门

田川：听说吴先生出生在福建省的福州。一说到福州就令人想起林则徐，这位活跃于鸦片战争（1840年）之时的中国民族英雄也出生在那里吧？

吴：是的。他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

鸦片战争中，英国用威力强大的军舰来进攻，而中国在军事上却没做好充分的准备。只好将溲瓶（小便用的便器）内装进许多野蜂，用稻草包上放入海中。英军看见这些奇怪的东西一沉一浮地漂浮在海面上，就开枪射击。一打中瓶就碎，野蜂纷纷飞出去螫刺敌水兵。

起初，这种方法使英军大吃苦头，可第二回就不灵了。这叫林则徐的“溲瓶作战”，是有名的传说。

当时，福州有林、吴、沈、陈四大名门。林则徐出生于林家，我出生于吴家。现在住在美国的大哥娶的就是林家的小姐，所以林则徐同我还沾亲呢（笑）。

田川：真是个名门望族啊！听说先生祖父一代是以经营盐为家计。

吴：嗯，我祖父曾当过清朝的官吏——浙江省的道台。当时一省分为两个道，每道都设有官府，道台就是道的行政长官。祖父辞官后，向清廷索要来贩盐权，在福建全境贩卖。因为贩盐要从各地把盐集中起来，用船运输，如有一只船出事，就要蒙受巨大损失，所以还要和海盗头目打交道。贩盐使吴家成为省内屈指可数的几家巨富之一。

祖父爱好种菊，曾从日本引进品种栽培，每年都要举办盛大的花会。庭院中还有个可以泛舟的大池塘。

田川：听说福建人历来就很能吃苦，尤其是妇女更勤劳。

吴：这是福建人的特点，和日本一样男尊女卑的倾向很严重。不过，我家祖籍原是和蒋介石总统同乡的浙江省，祖父开始贩盐后才搬迁到福州的。

田川：到清末为止，中国录用官吏的考试制度“科举”共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这是有名的仕途狭门，就连杜甫那样的大诗人也屡试不中。成为清朝大员的尊祖是否科举及第？

吴：祖父是进士（科举及第者）。外祖父叫张元奇，也是福州出身，通过科举他当上了翰林学士。翰林是写文章的专家，担负着为皇帝起草文书的重要任务。

后来，他升任御史；职责是就各种政策给皇帝进言，但他对做内廷官员已感厌烦，就故意奏上些对皇帝不中听的话，结果被下放到地方。在各地转来转去，最后做了中国东北奉天省的省长。听说他那时跟张作霖交情很好。

田川：当时中国政治上的实权掌握在有名的女后西太后手中吧？

吴：是的。西太后这人似乎是个机敏干练的人。我听说，袁世凯反叛作乱时，西太后正在看戏。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镇静，直到看完戏后才指示手下人如何如何，其行事果断利索。一下子，袁世凯就彻底失败了。

她处理事务很迅速，听说早朝时官员们一个接一个地带着文书上殿奏事，她在竹簾中浏览一遍，当场就手提朱笔批示下来。如有中意的官员上来，她就将手帕一扔，意思是